



卧虎镇

楊克忍 黃悌 韓又新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臥虎鎮

(四幕話劇)

楊克忍 黃悌 韓又新著

中國戲劇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剧本写一九三五年陝西渭北地区的地下党，由于受到“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党的組織遭到严重破坏，以陈启宏为首的一些共产党员，轉入农村，发动农民，向国民党反动派和当地的地主武装，展开了一场英勇机智、惊心动魄的斗争。在斗争中，他們一方面积极发动群众，一方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壮大自己，孤立敌人，牵制了去阻挠北上紅軍的地方反动武装，使长征的中央紅軍胜利地到达陝北。

臥 虎 鏢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635 字数78,000 印张4 $\frac{7}{16}$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插页3

1963年1月北京第1版

196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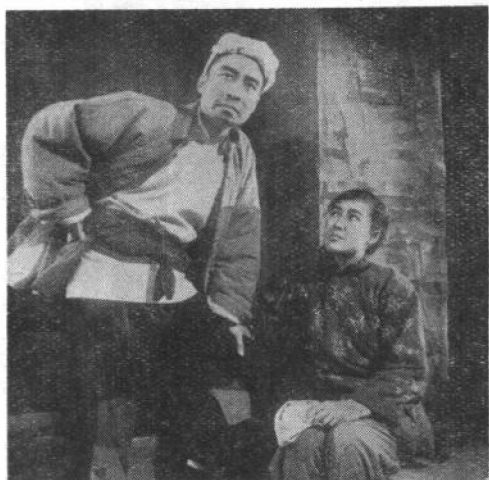
定价(4) 0.40 元

第一幕

当白色恐怖籠罩着渭北地区的时候，地下党员鲁万江和刘彩云商量，决心去陕北投奔刘志丹。

鲁万江(李越 饰)

刘彩云(朱道孺 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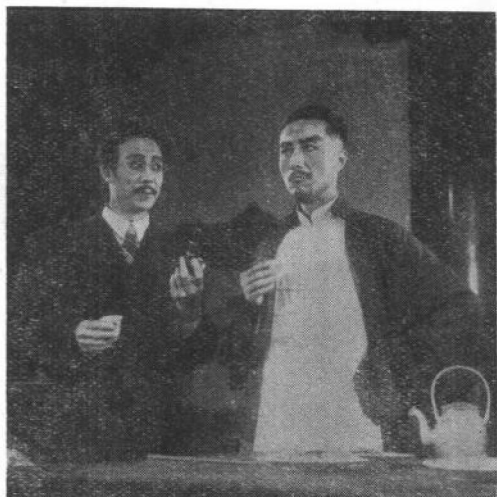


第二幕

渭北地区工委书记陈启宏启发周伏龙，和穷哥儿们抱成团，为穷哥儿们办事。

陈启宏(左,刘法鲁 饰)

周伏龙(右,张克瑛 饰)



6.11.74



第二幕 一向反共的臥虎鎮鎮長秦洛虎要收繳周伏龙的槍枝，魯万江出奇制勝，迫使秦洛虎狼狽而逃。

秦洛虎(左三，曹景阳飾)



第三幕 陳啟宏和臥虎鎮地下黨的負責人沈建民，黨員魯万江、劉彩雲一同策劃，展開聲勢浩大的“交農”運動。

沈建民(右一，趙振濤飾)



第四幕 秦洛虎被撤換了，周伏龙作了臥虎鎮的鎮長。大家在慶祝勝利。

西安市話劇院1962年演出劇照

人 物

陈启宏——三十四岁，原名姚正，中共渭北工委书记。

沈建民——二十五岁，卧虎镇地下党负责人。

鲁万江——三十六岁，贫农，地下党员。

刘彩云——三十二岁，鲁万江的妻子，地下党员。

冯老四——五十余岁，秦洛虎的家丁，地下党员。

鲁 母——六十余岁，鲁万江的母亲。

栓 子——十三岁，鲁万江的儿子。

周伏龙——四十四岁，人称“水老”，山东同乡会首领。

袁 英——十八岁，某县中学生，周伏龙的外甥女。

宋老成——三十五岁，山东人，周伏龙的亲信。

老庆叔——六十余岁，周伏龙的管家。

赵金声——二十四岁，贫农。

罗秀琴——二十一岁，赵金声的妻子。

农民群众若干人。

卢治国——四十三岁，国民党渭北特派专员。

秦洛虎——四十五岁，恶霸地主，卧虎镇镇长。

郭老七——四十岁，秦洛虎的亲信，他的总管。

吕振魁——三十八岁，周伏龙的义弟，后为特务。

秦耀祖——二十岁，秦洛虎的儿子，袁英的同学。

小 五——二十余岁，秦洛虎的爪牙，打手。

土紳、随从、打手、保丁、团丁、护卫、伪警等各若干人。

时 間

一九三五年一月至十月（即从遵义會議至中央紅軍到达陕北这段历史时期）。

地 点

陕西渭北地区某县臥虎鎮。

第一幕

一九三五年一月。

臥虎鎮附近的一个村子——白龙口。

禹王庙前。由于修渠占用了魯万江家的房子，他新近搬进庙里。庙对面，便是新开涇惠支渠的分水斗口。

正午。

开幕时，鑼声响亮，一个保丁边敲鑼边吆喝着上。

保 丁 大家都听着：西省城悬赏捉拿共产党，有人拿获归案者，赏光洋五百块……（过場。）

紧接着郭老七上，小五持告示尾随，后跟三、五个打手。

一群看热闹的人随上，内有赵金声和栓子。

郭老七（耀武揚威地）小五，把告示貼在这大树上！刁六，你带两个人直奔黑水桥去貼，今日个要把咱們臥虎鎮所轄各甲各保全給它貼滿！

众打手 是，七爷！（下。）

呂振魁迎面上。

呂振魁 喂，我說郭老七，你怎么带着人跑到这儿貼起告示来啦？这儿是白龙口，不是你們臥虎鎮。

小 五 (答腔)白龙口还不照样归我們臥虎鎮管，……

呂振魁 (把眼一瞪)这是誰？

郭老七 (上前陪笑)呂二爷，別上火。快过年了，我們是給你送財神爷来啦。(指告示)你先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

呂振魁 (走过去念告示)“懸賞捉拿共党要犯姚正……”

郭老七 看下边：(念)“凡有知其下落，通风报信者，賞光洋三百元；如有将该犯抓获送官者，賞光洋五百元……”

呂振魁 五百老袁头，好块肥肉呀！

郭老七 要不怎么說給你送財神爷来了呢？这要是你們白龙口，……

呂振魁 那他算是送上門了。我說郭七爷，今日大渠落成，开閘放水，是我周大哥的大喜日子。送金匾的說話就到，可別让他看見你們。

郭老七 錯不了。等会我們虎爷还要亲自过来給“水老”賀喜哩。

呂振魁 好，那我先去准备分水的 签子去了。(又扫了告示一眼)嗨嗨！五百块！(匆匆下。)

郭老七 这小子！

群众窃窃私議。

赵金声 (大声)五百块！哼！抓个共产党就出五百块，真有錢哪！可誰見当官的拿出五块錢給咱們穷人买过

点救济粮呢！

郭老七 赵金声你说什么？

赵金声 我说我肚子饿。

郭老七 我看你是同情共产党！

赵金声 嗨！说声肚子饿，就算同情共产党？

郭老七 你还敢犟嘴！来，把他绑了！

小五和打手们应声绑起了赵金声。

赵金声 你们凭什么绑我！

郭老七 就凭你替共产党说话！

群众中有的上前求情。

郭老七 (恫吓)谁敢多管闲事，就以同情共产党论罪！

(向小五挥手)带走！

打手们呐喊着正要押着赵金声走去，鲁万江迎面走来。

鲁万江 (当道而立)这是干什么？

群众 万江来了！

栓子 (跑上去)爹！

郭老七 鲁万江！我劝你少管点闲事。(对小五)带走！

鲁万江 (拦住去路)慢着。你们凭什么抓人？

郭老七 他煽动群众，辱骂政府，是共产党嫌疑犯。怎么，你敢不让抓？

鲁万江 有什么证据？

郭老七 证据！证据在我们秦虎爷的口袋里，你有胆量找他要去。带走！

魯万江 (拦住)站住！

郭老七 嘿嘿！魯万江，你好大的胆子。我告訴你，要不是
你住在白龙口，有周伏龙这一块擋箭牌护着你……
哼，你小心着点。

魯万江 我一不仗势欺人，二不明火搶劫，我怕什么？

郭老七 好，那咱們就走着瞧。(对小五)走！

魯万江 站住！把人放下！

栓子 (助威)放下！

群众也逐渐壮起胆来，有人响应着：“对！把人放下！”

郭老七 怎么，你們要造反哪？小丑，亮家伙！

打手們一声呐喊，拔出手枪。

魯万江 (面无惧色，反而跨上一步，号召地)乡亲们！

刘彩云扶着魯母由庙內走出。

刘彩云 万江，媽来了！

魯母 万江，你怎么刚一回家，就要鬧事啊！

刘彩云 万江，你怎么不听媽的話呢？

魯万江 (只得作罢)媽！

郭老七 (乘机摆摆手，令小五把赵金声押下)……

魯万江 (象一头拴着的豹子似的想扑过去)你們……

魯母 万江！

魯万江 (压抑地，长出一口气)……

打手們押着赵金声下。

郭老七 (猖狂地，对众人)你們都听着：虎爷有話，眼时正

在掏共产党的老窝子，誰敢置情不报，就当心他的脑袋！（扫了众人一眼，最后把目光停在鲁万江身上，冷笑了声，大搖大摆的从他的面前走过，下。）

一个蓬头垢面的少妇哭喊着冲上場来，她是 赵金声的妻子罗秀琴。

罗秀琴（扑上去，狂喊）金声！金声！（穿場而下。）

有人跟上去，有人悄悄散去。場上只留下 鲁万江 一家子。

鲁 母（走近鲁万江）万江！你怎么跟郭老七斗？他是秦洛虎的大管事，这几年他們杀过多少人！前一向来过咱家的那个王先生，还不是平白无故的挨了他們一黑枪。这才几个月，你就忘啦！

鲁万江（站起来，发誓似地）忘不了，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

栓 子（乖巧地）奶奶！我扶你进去。

鲁 母 不，奶奶还想說两句話儿。（对鲁万江）为了修这条渠，你起五更，睡半夜，沒黑沒明的干。你說渠修好了能浇上水，地里能多打粮食。可大渠偏偏要从咱們地里过，二亩地就剩下你爹那块坟了。地叫占了，你还不死心，还要硬着干，这一下好啦，連两間破草房也貼进去啦！……

刘彩云 媽，你病病歪歪的，还是回家歇着吧。

鲁 母（触动疼处）家！咱們还有个家？栓子，扶奶奶

回去！

刘彩云（自觉失言）媽……

栓子扶魯母走进庙門。

刘彩云 万江：怎么样？

魯万江（面对大渠，默不作声。）

刘彩云（走近魯万江）你怎么不說話？

魯万江 你叫我說什么呀？我从县城跑到省城，又从省城跑到县城，把老王同志提說过的地点都找遍了……

刘彩云 沒找到！

魯万江（指着大树上的告示）只有在抓人的告示上，才能見到我們的党。

刘彩云（向四外看）小声点。

魯万江（痛苦地）老王同志牺牲都快半年了。沒有上級来領導，簡直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可让咱們往哪儿飞，哪儿飘呀？……（突然轉过身）彩云，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刘彩云 什么？

魯万江 我想到北山里找老刘去。

刘彩云 找刘志丹？

魯万江 嗯。老刘名气大，准能找上。

刘彩云 找老刘，是条路数，可是……

魯万江 彩云，我知道，我这抬腿一走，可就苦了你啦，

媽，栓子，還有……

刘彩云（堅強起來）提這些干啥！既要走，明天一大早就走。

魯萬江 你……

刘彩云 夜長夢多，既拿定主意，就別三心二意。等會給你烙點干糧……（一抬頭）有人來了。（轉身走進廟門。）

魯萬江有些激動的走了幾步，看見有人來了，順手拔出烟袋，吸煙。

大路上走來了兩個人。一個是化名為陳啟宏的姚正，他西裝革履，外着大衣，手持文明棍，一眼看去，儼然高等華人。另一個，是沈建民，身穿藍布棉袍，手提公文皮包，是個公務員打扮。他們談笑着走上。

陳啟宏（提高嗓音）這個地方的風景倒是很不錯呀！

沈建民 是啊！地面遼闊，空氣新鮮。（看見要走的魯萬江，叫住）喂！老乡！請問“水老”周伏龍住在哪裏？

魯萬江 你們是幹什麼的？

沈建民 我們是從西省城下來的。

魯萬江（上下打量對方）哦！

沈建民 請問你貴姓？

魯萬江（隨口答）姓魯。

沈建民 聽說這裡有個老乡叫魯萬江，外號魯豹子，他是你什麼人？

魯万江 (不願道出自己名姓)你不是問“水老”周伏龙住在哪儿嗎？(用手一指)朝这条路端走，迎面那座大瓦房就是。(說罢轉身要走。)

陈启宏 老乡：慢走一步。(走近魯万江)那边渠道为什么要绕那么大的湾子？

魯万江 (憋出来的一句话)你没听说过？龙不行正道！

陈启宏 那么为什么修到这里，又成了笔直的了？

魯万江 我們这儿的龙，就是这么个走法：它走到秦洛虎的地里，就得从边上绕；要走到我們穷人的地里，就从当中穿过去。你明白了嗎？

栓子从庙內走出。

栓子 爹：我媽让你赶快办你的事去。

魯万江 (領悟)噢。(徑自走去。)

沈建民 (走近栓子)小朋友，(指魯万江背影)他是你父亲？

栓子 (順口回答)嗯。

沈建民 他是不是叫魯万江？

栓子 (从头到脚看了看对方，机警地)他……我不知道。他就不叫魯万江。(跑回庙內。)

陈启宏 (和沈建民交换了一下眼神，微笑)小家伙真机灵。

呂振魁匆匆上。

呂振魁 (老远就喊了起来)工程师到了！唉呀！真对不起，我周大哥早就吩咐我去迎接你，可实在太忙啊！(屈指算起来)接匾啦，抽签分水啦，筹备酒席啦，晚上

唱大戏啦，……嘿！事事都得找我拿主意，刚才要不是碰見魯万江，还不知道你們二位到了呢。快請吧！

我周大哥正在家里等着二位哩。

陈启宏（矜持地）不忙，我要先到大渠上轉一轉。

呂振魁 好，我来領路。

陈启宏 不必。（不理对方，徑自掏出烟斗，吸烟，向一側走去。）

呂振魁（有些尷尬，只得轉向沈建民）你貴姓？

沈建民 沈，沈建民。我是水利局派下来的。

呂振魁 太好了。在下叫呂振魁，呂布的呂，提手旁的振，五魁首的魁。以后咱們就是一家人了。

陈启宏（走过来）呂先生，你們这儿，好象不大太平？

呂振魁 沒的事。你大概还不知道。这白龙口，是我們山东人的地盘，只要我周大哥一吆喝，少說也能集合它两、三百条枪，誰敢怎么样？

陈启宏（用手杖指告示）这是什么？

呂振魁 那是西省城里的事。

陈启宏 你們这儿沒有共产党？

呂振魁 以前臥虎鎮鬧过一陣子，让秦洛虎給收拾啦。今年夏天又来过个姓王的，路数不大对，像是个共产党，沒几天，就让人乘黑夜給撂倒啦。

沈建民 誰干的？这么大的胆子？

呂振魁（微露得意之色）总是个胆大的吧。不过，你二位放心，住在我周大哥家里，那就算保了险啦。

陈启宏 (不理他，走过去看告示)……

吕振魁 (把沈建民招呼过来)沈先生，这位工程师贵姓？

沈建民 姓陈，叫陈启宏。

吕振魁 派头不小！

沈建民 留过洋，家里又是这个，(伸出大拇指)和南京都能說上話儿。

吕振魁 (吃惊地)怪不得，我一看，就知道有来历。

沈建民 脾气怪呀！誰要办事不力，可真不留情面。

吕振魁 哦！你看，怎么招待好呢？

沈建民 他倒不讲究排場，往后只要少打扰他就行了。

吕振魁 对，对，你多提我个醒。(走向陈启宏)陈工程师，累了吧，請先到家里……

陈启宏 我说过，先去看渠道。

吕振魁 是。瞧我这記性。

一个山东人跑上。

山东人 吕二爷！你怎么在这儿，人都到齐了，就等着你主持抽签哩！

吕振魁 急什么？反正签子在我手里，我不在场，誰敢开鑼！

沈建民 (对吕振魁)你有事就忙你的去吧。

吕振魁 好。陈工程师，我先走一步，去給我大哥送个話，回头来迎接你們。

沈建民 請吧。